

- * 配對：焦糖家的艾利克斯與泰特無差
- * 私設很多，有微DS要素
- * 作者：窮天

01

泰特是位擅於聽取顧客需求的裁縫師。

即便他的表情不多，但他總是認真對待顧客想要修改的地方，偶爾會回問確認，再禮貌地將顧客送至店門口。

「謝謝惠顧。」

泰特老闆向著顧客輕輕點頭。看到窗外的太陽逐漸墜落下來，天空渲染上了溫暖又令他徬徨的晚霞，他掛上關門的牌子。

最近的泰特因為生活中少了他的同居者，而覺得他的專業知識，大概連著艾利克斯在打包行李說要出任務時一起帶走了。等待艾利克斯回家所累積的焦慮，讓泰特偶爾在縫紉機前不自覺出神，可是他還是努力打起精神，畢竟還有許多設計草稿在等待他的確認。

明明本來只是艾利克斯的房東，但泰特知道，當他主動問艾利克斯要不要借住在他家時，他抱著的當然不是當個房東的單純心思。

事實上也是，常常出任務的狼擁有一雙銳利的眼睛，以及與生俱來的直覺。

艾利克斯輕易看出泰特對他的特別，於是露出開朗又溫和的模樣，艾利克斯幸運地拿到鑰匙，慢慢走入泰特的生活中。

02

即使兩個人看起來不是會特別親密的物種，但艾利克斯有時候會跟泰特撒嬌：想要在烤土司上，添一塊融化的奶油，再淋上香甜的蜂蜜。明明也是泰特做的早餐，泰特只簡單地吃完三明治，就開始了準備開業的工作。

當泰特看著艾利克斯叉起外層烤的酥香的厚片，認真地狼吞虎嚥，邊露出開心的笑容時，泰特覺得艾利克斯其實並不像大眾想像中的狼，只具有殺戮的本性。一個一百九十公分的大個子低下頭對你討價還價的模樣，還帶有幾分可愛。

不過，在警衛隊的工作有時只是巡邏，有時卻是出生入死的任務。艾利克斯就得收起他在泰特面前自在的模樣。

當艾利克斯受令穿上工作服時，掛在腰上的槍械並不沈重，但他總希望能夠不舉起它。

那時的他不能是誰，只是一個必須聽從軍令，被長官稱呼7號的士兵而已。

03

深夜中，泰特聽到走得放輕的腳步聲，像是不想打擾到二樓的主人，又好像在掩蓋什麼一樣，慢慢地踏上樓梯。

泰特只是習慣沈默，但此時他連話都說不出來。任誰看到等待了半個月的戀人受重傷，身體都站不穩了，還偷偷摸摸地想遮掩他身上像在血海裡滾過一圈的腥味。

「艾利克斯。」

站在開著小燈的門邊，泰特手持著醫護箱，看似熟悉的面無表情在柔和的暖光下，悄悄顯露了泰特自己也沒發現的委屈。

「還是吵到你睡覺了嗎？」艾利克斯看到泰特時，下意識露出燦爛的笑容，「你的表情怎麼這麼難過？我當然沒事，我可是英勇的艾利克斯。」

泰特生活上再怎麼遲鈍，嗅覺總不會欺騙他。這時執著地看著傷口的他，倒不像一杯與世無爭的溫水。

艾利克斯努力維持他的笑容，即使他的手臂被流彈擦過，他也覺得這不算是嚴重的事。畢竟當他們戴上警衛隊發配的軍牌時，早已做好了隨時面臨最壞結果的預備。

「進來擦藥。」

泰特凝視他的眼神氣勢洶洶，有點綿軟的嗓音卻像一支蓬鬆的棉花糖，洩露出讓艾利克斯著迷的甜味。

04

出了危險任務後，艾利克斯照慣例得到了一小段的休假。

不過他可不敢出去玩。他的傷口都被泰特仔細地包紮，纏緊的繃帶警告著好動的艾利克斯要好好休息，於是他只能無聊時坐在泰特的店裡，在旁邊看著泰特試圖捕捉靈感時，微微皺起來的眉眼。

「無聊了？」

艾利克斯其實已經堪稱乖巧地坐在旁邊，可是他不斷注視泰特的目光太過熱烈，讓泰特就算沉迷在設計裡也難以忽視。

「能看著你，當然不會無聊啊。」艾利克斯笑嘻嘻地回答，他警衛隊的同事如果看到這副模樣，可能都不認識這位在戰場上殺紅了眼的狼人。

「冰箱裡有珍珠奶茶。」

艾利克斯快樂地搖晃著尾巴，衝進了廚房。

泰特是一位體貼的戀人，明明自己不喜歡甜食，但總能在艾利克斯打開冰箱時，讓他能夠輕易地嚐到甜食。

同時，嚼著珍珠的艾利克斯不禁思考，往常會因為他受傷過重而有點生氣的泰特，如果這次不用不讓他吃甜食的方法懲罰他，那又會是什麼其他的方法呢？

此時的艾利克斯可不知道泰特特地為他準備的，壞心又笨拙的禮物。

05

在泰特要求艾利克斯脫下上衣時，艾利克斯只以為泰特又要檢查他的傷口。

他沒有察覺到今天泰特的店提早打烊了，他站在泰特的工作室裡，疑惑地看著泰特拿著布尺走向他。

「不是要擦藥嗎？」

泰特卻答非所問地回道：「請不要動，模特兒先生。」

泰特的店裡放著好幾個可以展示衣服的假人，艾利克斯雖然不知道泰特為什麼突然要他幫忙，但還是依照泰特的指示，老實地坐在椅子上。

泰特溫和將他的手往後帶，柔軟的布尺開始纏繞，將他的手腕綁在一起。艾利克斯極其熟悉這個動作，警衛隊的手銬不夠用時，他們習慣強硬地將犯人按在地板上，用麻繩粗魯地把犯人給捆住。

這時艾利克斯知道該來的懲罰還是逃不掉，任由泰特拿著另外一捲布尺開始丈量他的身體。即使泰特製作出了無數件衣服，他的指腹仍比習慣握槍的艾利克斯還來的細嫩，在艾利克斯的肩背上滑動時，明明是認真地測量尺寸，卻像是一種青澀的邀請。

當泰特要測量他的前胸時，鼻息輕輕掃在艾利克斯的後頸上，僵直的艾利克斯近乎融化在泰特從後方環住他的懷抱裡。這絕對是世界上最慈悲的懲罰，艾利克斯努力地忍耐住想掙脫束縛的本能，溫順地接受愛人近乎獎賞的觸碰。

「上次是這裡。」泰特輕輕點了一下他胸口上的傷痕，然後又隔空指著這次的傷口，「艾利克斯，不要總是受傷。」

艾利克斯其實知道泰特的不安。泰特平常都安靜地跟縫紉機相處，他跟習慣直面危險的自己不同，年長一些的泰特總是想的比較多，比艾利克斯更在意那些平常他穿長袖遮起來的傷疤。

「對不起。」

習慣了十幾年一個人生活的艾利克斯，參加警衛隊時沒有其他隊員對危險的恐懼，他只是依照著本能跟危險搏鬥。而今艾利克斯有了歸處，他就不能像以前一樣不顧一切。

「作為懲罰，你必須戴上它。」

在泰特手上的是一個皮製項圈。

那是泰特在製作皮帶時，偶然找到的一塊皮革。遠遠看像是單純的黑色，拿在手裡卻隱約能看見細緻的墨藍色，像是艾利克斯的髮色。

泰特比自己想像的還不善言辭，每次在艾利克斯出任務前，他沒辦法撒嬌地要艾利克斯安全回來，可是當他每次看見傷痕累累的艾利克斯，他總希望艾利克斯能再少受一些傷，能偶爾照顧自己多一點。

於是他用那塊皮革裁成了項圈的模樣，認真的讓這塊皮革在他手中顯露出溫和的光澤，細心在內側縫上了適合穿戴地絨布，又將粗糙的邊角給打磨掉，最後才刻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做出這份作品耗費上許多休閒時間，但泰特很難向艾利克斯解釋他並不是出於自己的癖好，好吧，也許艾利克斯能夠包容被戴上這個飾品，他也還是找不出適當的時機送出這份奇特的禮物。

可是當泰特看見艾利克斯這次的槍傷時，他已沒什麼顧忌可言，便找出了它。

「這是你做的嗎？就請你幫我戴上啦。」

果不其然，即使艾利克斯有些張大眼睛地瞧著泰特，還是馬上了接受這份禮物。

在泰特將項圈扣在艾利克斯的脖子上時，泰特決定：當艾利克斯發現了自己刻在上面的名字時，他就告訴艾利克斯，他想用這樣的方式告訴艾利克斯並不是一隻野狼，而是一個有人等著他回家的存在。

不過此時的泰特只是稍稍地勾起嘴角，輕聲回道：「好。」